

多重亞洲觀點國際學術研討會

「アジアからの多様な視点」国際学術シンポジウム
East by Southeast: Multiple Perspectives on Asia

文 | 李宜憲 (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生)

圖 | 陳文玲 (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助理教授)

本次在中研院民族所的研討會是美國東亞人類學會暨台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2009的聯合年會，共分57場次，大會有400多人參與，盛況空前。雖然以亞洲為其範圍，但發表的題目仍以台灣原住民、南島民族、亞洲的回教世界、中國民俗等議題為較多。筆者有幸擔任「民族認證與民族認定」這一場次的與談人，該場次由林修澈教授主持，發表論文有4篇，以下依序報告筆者的一些觀察。

原住民族的 3個認定 / 認同個案

一是陳俊男的〈撒奇萊雅族的民族認定〉。該文主要是從家屋、語言及歷史記憶，來做為該族與阿美族區別的依據，同時詳述其正名運動的歷程。

該文提到一段對楊仁煌教授的訪談：楊父告誡楊教授，「不要講我們是Sakizaya，否則會被殺頭。那時候才開始講加禮宛事件的故事，我們很多老人家都不太想要再繼續說自己是Sakizaya。」這種記憶上的自我抽離，我們認為更適用於加禮宛人身上。相較於老一輩的Sakizaya擔心被清政府殺頭，年輕一輩的Sakizaya擔心的則是阿

美族的反應。這樣的差異，也是值得注意的。

二是伊萬納威的〈賽德克族的民族認定〉。該文主要是討論原住民權利法制化的歷程，同時以太魯閣與賽德克兩族的認定來反省政治介入的可能影響。作者以當事人談當時事，確實相當深刻。對於賽德克族的認定，該文提到祖源傳說、語言、民族自稱、歷史記



琳瑯滿目的議程海報，研討會規模可見一斑。



研討會報到情形。



洪馨蘭發表〈客家意識與「客家婦女」的理想型：外祖敬拜作為台灣六堆社會的一項文化創發〉。

憶、以及主觀認同等等的條件，這幾項都共同匯集到一個焦點：某族之所以異於另一族，其間的民族邊界何在？所謂的民族邊界，似乎具備了混合性——它是由許多不同的邊界共構而成，藉以提供區別外族並團聚我族的功能。如此說來，民族邊界只是一個結果，它背後應有一個更根本的因素，而這點恰巧也在下文有所印證。

三是海樹兒戈刺拉菲的〈布農族Tapukul（蘭社）群的民族認同〉。該文指出布農族的蘭社群主要是由Tapukul與Isabanal所構成，但Tapukul因與鄒族接觸、通婚而鄒族化，而Isabanal則孤單地留在布農社會。

依作者所述，「具同源關係的二群，因久已失散，加上過去距離及文化隔絕等因素，

致民族認同的方向存異。」此一主張暗示了構成民族的兩個要點：一是做為實體的民族；二是做為意識的民族。民族發展原為同族的兩群人（如蘭社群的兩個siduh），因民族發展的不同歷程，而分化成不同的民族；同樣地，原為異族的兩群人，也會因民族發展的共同歷程，而結合成同一個民族（如鄒族與Tapukul）。可見民族發展過程的異同，似乎是形成民族邊界的一個重要因素。

六堆客家的外祖敬拜

四是洪馨蘭的〈客家意識與「客家婦女」的理想型：外祖敬拜做為台灣六堆社會的一項文化創發〉。由於北部客家人並無「外祖」一詞，當然亦無「敬外祖」的習俗，從這個角度來講，視「敬外祖」為六堆客家特有的文化創發，應該

是可以成立的。

不過我們也注意到兩件事：（1）當講到外祖時，北客的既有詞彙是：cha-gon、cha-po，其中的「cha」，我們認為應是古越語在客語裡的殘留——今日的越南語，cha的意思是「老者」，所以cha-gon、cha-po的意思，就是阿公、阿婆；（2）正因「敬外祖」是南客特有而為北客所無，因此，「外祖敬奉」如何進入南客的聚落內？南客與其鄰近人群存在怎樣的聯結？

單單以該場次的主題：「民族認證與民族認定」而言，發表的論文已將民族認定推到一定的高度，而從語言、文化、血緣、歷史記憶、主觀認同等角度，擴展到民族邊界與民族發展這兩個層面來，這點，可以說是該場研討會的一大貢獻。◆